



3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EWENHAO
SHUXI

勃朗特
两姐妹全集



100109

1561-14

005

世界文豪书系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

第3卷

· 谢 莉 ·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宋兆霖 主编

徐望藩 邱顺林 译



00904889



200831984



河北
教育出版社

《谢莉》译序

徐望藩

《谢莉》在 1849 年问世的时候，曾经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和不少书评家的好评。可是到了后来，评论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这部小说表明了作者的天赋不明智地进入了误区。今天我们阅读这本书，不仅对所谓“入误区”的论调产生了疑问，而且要思考当初《谢莉》之所以颇受赞赏的缘故。在文学史家看来，英国小说总是与社会息息相关，小说的发展离不开英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其题材和形式反映了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情趣和抱负。一些小说力求直接地描述 19 世纪英国由于迅速的工业化进程而引起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和矛盾，尽管它们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这类社会小说有时被称为“英国现状”小说，其中包括迪斯累里的《西比尔》，盖斯凯尔夫人的

《玛丽·巴顿》和《北与南》，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金斯利的《阿尔顿·洛克》等。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自然不会被归入这一范畴，相反，她总是被看作擅长描写家庭生活的小家，所关心的仅仅是她那孤独的女主角的生活与命运，所搜集的只是源自作者本人经历的素材，因此，有人将她称为富于想象力的自传作家。然而，她确实写过一部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富于想象力的自传体小说——《谢莉》。《谢莉》的许多章节并非源自作者的个人经历。传统的评论极其武断地认为，《谢莉》的许多篇章缺乏灵感和震撼的力量，因此作为一部小说，无疑是令人失望的。这里，问题就出在以往的评论家都是以《谢莉》能否达到《简·爱》所开创的、后来又为《维莱特》所继承的那种模式来衡量其成败的。如果我们把《谢莉》同上面提到的《玛丽·巴顿》一类的“英国现状”小说比较一下，结果又会如何呢？于是，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谢莉》犹如一块突然发现的巨大玉石，质朴粗糙的外表下透出熠熠的异彩。这部小说远非“不明智地进入了误区”，而是经过了作者的深思熟虑和仔细构想，始终把握住正确的航向。那些曾被认为是累赘的东拉西扯——1811和1812年间的历史背景，英国政府发布的对拿破仑欧洲实行封锁的枢密令，卢德派破坏纺织机器的运动——成了对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件。所以从社会小说这一恰当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一部令人满意的丰富多彩的著作。

二

夏洛蒂·勃朗特在《谢莉》一书中，除刻画了若干人物的经

历和性格之外，题材既涉及个人生活又反映公众活动，既描述社会风俗又紧扣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谢莉》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唯一一部不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的小说，书中没有一位占支配地位的主人公，也就不可能以某一人物的情感为中心，将小说的各个部分凝聚在一起。这似乎造成了该书结构的松散，但实际上这是作者独具匠心，她是在寻求不同的手法多变而生动地表达小说的中心主题。简·爱和露西·斯诺这两个人物的关键是内心冲突，在她们性格的核心搏动着冲突与矛盾。夏洛蒂·勃朗特采用素描或速写等手法向读者展示了冲突的双方——如理智与情感、想象与现实等等。《简·爱》和《维莱特》这两部小说表明了简·爱和露西·斯诺的心灵中同时有两个世界在撞击：一个是热烈的爱情与冲动，个性的自由与满足的世界；另一个是自我超越或自我克制的责任感与道德观念的世界。然而，在《谢莉》一书中，这两个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世界被纳入不同的轨道，分别体现在两个人物身上：谢莉·基尔达置身于情感与冲动的世界，热烈地追求自由与满足；而卡罗琳·赫尔斯通却被禁锢在社会责任感的囹圄之中，苦苦地压抑着自己的爱情，对她来说，没有表露奔放的辽阔海空，唯有约束忍耐的“自由”天地。由于谢莉和卡罗琳被塑造成这样两个人物，故难以仅仅通过她们来探讨小说的中心问题。

把充满着美好憧憬、洋溢着热烈爱情的理想世界同遍布着病痛苦难、肩负着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的现实世界结合起来，这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主题，《谢莉》当然也不例外。可是，《谢莉》是以不同于其他三部小说的新的方式来表现这一主题的。就《教师》、《简·爱》和《维莱特》而言，书中几乎感觉不到社会本身的存在，这类小说讴歌赞美个人的生活与奋斗。而《谢莉》则是力求更多地表现整个社会，或者至

少反映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书中我们看到，个人生活的模式是由社会观念与社会势力所框定和浇铸的，前者始终无法摆脱后者的影响，前者欲驾驭后者更是谈何容易。例如，工厂主罗伯特·穆尔迟迟不作结婚成家的打算，其原因是他还没有可靠的经济保障，而他经济力量薄弱的根源则是当时英国政府颁布的枢密令禁止了毛织品的出口，使毛纺工业处于瘫痪。换句话说，穆尔是时局和历史的受害者。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谢莉》一书中，夏洛蒂·勃朗特正尝试创作一种对她来说是新颖的小说——不是完全注重描画独来独往的个人，而是注重刻画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力量息息相关的若干人物。

三

《谢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使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历史小说。夏洛蒂·勃朗特站在1848年的有利角度来描写1811和1812年间的事件，这样的历史视角可以准确无误地识别当时社会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她能把握住这一点，也许是得益于平时对瓦尔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悉心阅读；也可能正是从司各特那里，她学会了如何通过典型人物与事件来反映更广大的社会力量和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小说的历史背景对《谢莉》的意义和价值起着关键的作用。

然而，尽管《谢莉》注重历史，注重社会与社会剖析，注重形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阶级等诸种主要因素，但是夏洛蒂·勃朗特并没有背弃另外三部小说所表现的中心主

题，即主观美好的情感与客观严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两者最终的解决和统一。作者在《谢莉》一书中的创意就是将小说的中心主题从个人经历的狭小圈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从简·爱和露西·斯诺的内心斗争拓宽到求生存的阶级冲突。

内容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小说《谢莉》在表达形式上的变化。由于个人生活本身不再成为小说的中心焦点，适合于《简·爱》和其他两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结构形式只得弃之不用。但是，《谢莉》并不因此便拆散成一系列互不相关的行动和主题。该书所剖析的那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否定乃至排斥富于想象的美好情感的世界，而美好的情感正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始终为之献身的世界。恰恰是这一举足轻重的否定，将本书中曾被评论家们斥为极其松散、互不关联的多元主题凝结在一起，其中包括卡罗琳·赫尔斯通和谢莉·基尔达两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们同穆尔兄弟之间的恋情；妇女权利以及男女家庭教师的主题，约克郡地方风俗的主题；失业的穷苦工人以及卢德派破坏机器运动的主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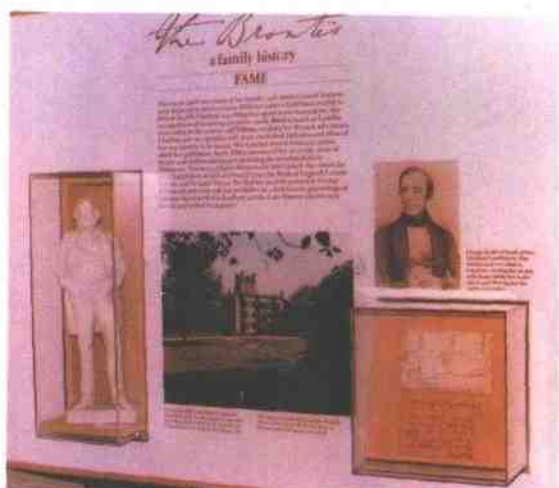
1996年3月



约克市的约克大教堂外景
(杨静远摄于1984年)



《谢莉》中菲尔黑德府的原型
——奥克威尔府



哈沃斯勃朗特博物馆内的陈列柜,左边
是威·梅·萨克雷像,右边是夏洛蒂小
说的出版人乔治·史密斯像
(杨静远摄于1984年)

目 录

第 一 章	利未人.....	(1)
第 二 章	滚滚车轮.....	(19)
第 三 章	约克先生.....	(39)
第 四 章	再说约克先生.....	(51)
第 五 章	洼地小屋.....	(65)
第 六 章	科里奥拉努斯.....	(84)
第 七 章	副牧师与下午茶.....	(109)
第 八 章	挪亚与摩西.....	(141)
第 九 章	布赖梅宅第.....	(160)
第 十 章	老处女.....	(189)
第 十 一 章	菲尔黑德.....	(210)
第 十 二 章	谢莉和卡罗琳.....	(231)
第 十 三 章	深入商谈公务.....	(256)
第 十 四 章	谢莉行善求拯救.....	(286)
第 十 五 章	邓恩先生的“出埃及记”.....	(301)
第 十 六 章	圣灵降临周.....	(317)
第 十 七 章	学校盛宴.....	(329)

第十八章	奉告文雅的读者略过本章， 下等人物在此登场·····	(347)
第十九章	一个夏夜·····	(360)
第二十章	明天·····	(379)
第二十一章	普莱尔太太·····	(393)
第二十二章	两种生活·····	(412)
第二十三章	夜间出访·····	(423)
第二十四章	死荫的幽谷·····	(446)
第二十五章	西风骤起·····	(471)
第二十六章	旧练习簿·····	(480)
第二十七章	第一位才女·····	(503)
第二十八章	菲比·····	(533)
第二十九章	路易斯·穆尔·····	(559)
第三十章	拉悉奇，忏悔室·····	(571)
第三十一章	舅父和外甥女·····	(589)
第三十二章	小学生和林中女神·····	(610)
第三十三章	马丁的调虎离山计·····	(624)
第三十四章	家庭迫害实录——虔诚地坚持执行 教职的奇案·····	(639)
第三十五章	事情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	(649)
第三十六章	写于教室·····	(666)
第三十七章	尾声·····	(695)

第一章

利未人^①

这些年来，副牧师好像雨后春笋似地在英格兰北部涌现。他们密密麻麻，遍布穷山僻壤，每个教区无不冒出一个两个，他们年轻有为，充满活力，想必正在四处奔走，广济众生。但是，我这里要讲的不是近几年的情况，而要回到本世纪的初始年代^②。眼下这些年头简直是尘埃滚滚，赤日炎炎，犹如酷热焦躁的夏天中午。让我们避开它吧，在迷迷糊糊的午睡中忘却它，在昏昏沉沉的瞌眊中消磨它，去梦想那丝丝凉意的黎明。

读罢这段开场白，如果你以为即将上演的是一出传奇浪漫戏，亲爱的读者，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想看看多愁善感的角色、诗情画意的场景、虚无缥缈的境界吗？你要尝尝情欲冲动、兴奋刺激、大事渲染的滋味吗？读者，请不要有过高的奢望，我可不打算吊你的胃口。在你面前展现的只是一些真切感人、冷静达观、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星期一早晨工薪族一

① 利未人，原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大多担任宗教职务。后来，在公共礼拜上从事次要工作的祭司称为利未人。这里泛指牧师。

② 指作者所处的 19 世纪。

觉醒来意识到必须马上起床赶紧上班一样普普通通，平淡无奇。当然，我也不是一言以蔽之曰：本书毫无惊人之处，也许在中途和接近尾声的地方你可领略一二。然而，端上餐桌的第一道菜无疑是一个天主教徒——唉，甚至是安立甘公教派教徒^①——在蒙难周的耶稣受难日所吃的东西：一盘只加醋不搁油的冷扁豆，几块未经发酵的面包，还有苦野菜，绝无烤羊肉的踪影。

开头我说过，这些年来，副牧师好像雨后春笋似地在英格兰北部涌现。但在一八一—、一八一二年間，那滋润万物的甘霖还不曾普降，副牧师如凤毛麟角稀罕得很。当时，既无“牧师补助金”，也没有“增设的副牧师协会”对日见衰老的教区长和任职牧师助一臂之力，向他们提供一笔钱去雇个牛津或剑桥出身的精力旺盛的年轻同行。目前这批年轻的传道士、皮由兹博士^②的门徒以及罗马传道总会^③的奴仆在那个时候都还躺在襁褓中吃奶，或者正在托儿所的洗手盆里受洗以求开化启蒙呢。目睹着他们，你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戴着一顶意大利熨法的双花边网眼帽的小萝卜头，日后竟鬼使神差般地被封为圣保罗、圣彼得或圣约翰的继承人；从那穿着长睡衣的孩子身上，你怎么也不曾预见到，他后来竟披上宽大的白色法衣对教区居民无情地发号施令，还在布道坛上将一件衬衫似的东西当空挥舞，令老派的国教牧师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从前这东西决不可以飘

① 安立甘公教派，强调圣公会中的天主教传统而贬低新教的成分。19世纪牛津运动兴起于英格兰，安立甘公教派便应运而生。此派人士注重在贫民和不参加教会的人们中间进行活动，一直是圣公会中一支重要力量。

② 皮由兹博士（1800—1882），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神学家、学者，牛津运动领袖。

③ 罗马天主教传道总会，由红衣主教组成，负责海外传教。

得比读经台还高。^①

但即使在副牧师甚为罕见的年代，干这一行的人还是有踪可寻的，恰如灵芝草虽稀少，依然可以找到。在约克郡西区某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有三位亚伦^②嫡传弟子，他们如花吐艳蜚声方圆二十英里。亲爱的读者，他们就在眼前，请你走进位于温伯雷城郊的一座整洁的花园住宅，迈进那间小客厅——三位正在吃饭呢。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邓恩先生，温伯雷的副牧师；这位是马隆先生，布赖菲尔德的副牧师；这位是斯威廷先生，南尼利的副牧师。这房子是一位叫约翰·盖尔的小布商的住宅，眼下邓恩先生在此租住。今天他做东，款待两位同行。你我不妨也来凑凑热闹，趁此机会必能大开眼界，饱享耳福。不过，此刻他们正默默地吃着，我们先在旁边聊上几句吧。

这三位有身分的先生正值青春焕发的年岁，浑身洋溢着那种年龄所特有的一股活力——对此青春活力，那些老气横秋的牧师们一心想把它纳入恪守神职职责的轨道，他们总是希望看到这股活力能倾注在对学校的辛勤督导，对各自教区内老弱病残的频频探望等公益事情上。然而这班风华正茂的利未人颇感这类公干纯属乏味之举，他们宁愿把精力毫不吝惜地耗费在另一种活动形式上。在旁人的眼中，这种活动简直比织布机旁织工的劳作还要繁琐厌人和沉闷单调，却似乎给这几位利未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消遣与乐趣。

我这里是指他们相互之间来来去去的串门：一个家门出，另一个家门进；虽非一长串的社交聚会，却可谓三角模式的轮流拜访；从冬到春，从夏到秋，一年四季永无休止。天寒地冻也

① 这段文字是作者讽喻当时的牛津运动（1833—1845）。

② 亚伦，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摩西之兄，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

好，骄阳似火也好，他们全不在乎；怀有一股不可思议的惓惓之忧，他们顶风雪冒冰雹，风雨无阻；他们踏泥泞踩尘土，来到一处；吃餐饭，喝杯茶，或是夜宵共坐。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谁也说不清楚。并非他们之间情同手足，因为只要他们聚到一块，总免不了唇枪舌剑一番。也不是宗教信仰，信仰这东西他们从来不屑一顾；尽管谈话中偶尔也涉及神学，但从来不提虔诚之类的词儿。更不是贪恋吃喝，因为每位客人各自家里有的是同东道主餐桌上一样可口的大排与布丁，一样香浓的茶，一样新鲜的烤面包。盖尔太太、霍格太太和惠普太太——三位先生的房东——一致断定：“他们这样做不为别的，只是给人家添麻烦。”善良的女房东们这里所说的“人家”，当然是指她们自己；因为，说真的，只要这种互相串门儿的习惯无休止地坚持下去，女房东们就得天天围着锅台忙个没完。

刚才说过，邓恩先生和两位客人正在吃饭。盖尔太太在旁侍候，但见厨房里灼热火花的余辉依然在她的眼中闪烁。她觉得，近年来房客们偶尔邀朋友到住处吃餐饭而不必另外付钱的特权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行使（这一特权也包括在她那租房合同的条款之中）。可眼下这一周才到礼拜四，客人像是走马灯似的：礼拜一是马隆先生——布赖菲尔德的副牧师，来吃早饭，还待下来吃中饭；礼拜二是马隆先生和南尼利的斯威廷先生，来喝午茶，留下来吃晚饭，占据了那张空床过夜，次日礼拜三早晨又赏光与她共进早餐；今天礼拜四，这两位老兄又来吃中饭，她几乎可以肯定今晚他们会赖着不走的。“这太过分了。”^①要是会讲法语，她非这样说不可。

斯威廷先生一边在盘中切着烤牛肉，一边嘀咕这牛肉太老

^① 原文为法语。

嚼不动；而邓恩先生又说啤酒走气了。唉！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要是他们能客气一点，盖尔太太辛苦一些倒也不大在意；只要他们吃得满意喝得开心，她个人劳累一点倒也不必计较，可是“这班年轻的牧师眼界很高，挑挑剔剔，什么人都够不上他们的‘尺寸’；他们有点儿瞧不起她，只是因为她没有雇佣人，而像早先她母亲那样屋里屋外一人全包，所以他们老在说约克郡的风俗和约克郡老乡的坏话”。单凭这一点，盖尔太太就不相信他们当中有谁是真正的君子，或者属于名门弟子。“老一辈的教区牧师抵得上整个儿大学里的小伙子；他们懂得怎样待人接物，他们对上上下下都一样友善。”

“再来点面包！”马隆先生嚷道，他的喊话虽短，但那拖长的噪音让人一听便知他是来自那块长满白花酢浆草和马铃薯的土地^①。三个人当中盖尔太太最讨厌马隆先生，但也有点怕他，因为他个子高大，身强力壮，生就地道爱尔兰人的四肢，正宗爱尔兰民族的脸孔。并非普通爱尔兰人的面孔，也不是丹尼尔·奥康内尔^②那种脸型，而是面部轮廓突出的北美印第安人一类的相貌。这类容貌属于爱尔兰士绅的某一阶层，常常伴有一种呆滞僵硬的高傲自负的神情，在雇佣农民的地主中间尚不多见，在使唤奴隶的庄园主身上却屡见不鲜。马隆的父亲自称为英国绅士，他穷困潦倒，债台高筑，却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其子也跟老子一个模样。

盖尔太太端上了面包。

“切一切，婆娘。”这位客人说，“婆娘”便遵命将面包切开。若能遵从自己的意愿，她真想同时也将这位牧师一劈为二，她

① 指爱尔兰，白花酢浆草是爱尔兰的国花。

② 丹尼尔·奥康内尔（1775—1847），19世纪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

那约克郡人的心灵对马隆如此发号施令感到深恶痛绝。

这几位副牧师胃口真好，嘴上虽说牛肉太“老”，吃起来却没完没了。就连“走气啤酒”也按法定容许量灌了个饱，一盘约克布丁和两大碗蔬菜如遭受蝗灾般在他们面前消失。干乳酪也受到特别青睐，一大块“香酥饼”以及其后上桌的甜点心转眼间被一扫而光。厨房里盖尔太太的儿子兼继承人——六岁的亚伯拉罕为此面大嚎哀歌，因为他原指望能享用部分的继承权，当看到母亲捧回的大浅盘竟然空空如也，不禁扯高嗓门，痛不欲生地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三位副牧师坐在那里坦然地呷着葡萄酒，这是一种质朴淡雅的佳酿酒，尝起来醇和可口。马隆先生，说真的，倒宁愿喝威士忌，但邓恩先生是英格兰人，威士忌一类的饮料屋里并非常备。他们一边啜饮一边开始喋喋的争论，话题既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哲学或文学——这些话题无论现在还是别的任何时候他们都丝毫不感兴趣——甚至也不是关于神学，既非涉及神学理论，亦从未谈及如何身体力行。他们的话题老是围绕基督教会法式的细端末节而纠缠不休，旁人听来，全是轻薄空洞如气泡的无稽之谈，唯独他们自己争辩不已，津津乐道。马隆先生的二位仁兄对饭后一杯酒颇感心满意足，而马隆本人却已捷足先登，将两杯酒灌下肚，然后渐渐变得兴奋起来。他的酒疯确有独到之处：先是有点无礼，用吓唬人的口吻说些粗鲁话，然后为自己的出众口才而狂笑不止。

两位伙伴换个儿成了他的笑柄。马隆满脑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笑料，每当像今天这样的饮宴作乐之际，他便熟练地和盘托出，只是从不更改戏路。其实，大可不必去更改戏路，因为他从来不曾认为自己乏味单调，也丝毫不在乎他人看法如何。首先，他影射邓恩先生骨瘦如柴；讽刺他那只朝天鼻子；讥笑